

## 短篇小說 佳作



### 許榮哲

出生：民國63年生

學歷：台大農工所碩士

現職：自由業

曾發表作品：我的朋友不要臉、為什麼沒有人相信、泡在福馬林裡的時間

獲獎記錄：耕莘文學獎、台中縣文學獎、寶島小說獎

### 創作理念

創作是一種飛翔。

朋友問我，怎樣才能飛？我帶他爬上新光三越頂樓。

「只要你膽敢往下跳，你就能飛。」我說

他先是一愣，然後……縱身往下跳。

「我懂了，飛翔需要勇一氣一」他的聲音傳來。

望著他急速下墜的身影，我喃喃道：「飛翔的確需要勇氣，但更需要智慧。最好能再加上想、像、力。」

總統大選結束。某開票所、票選結果公佈：許信良只得到一票（我投的）。

但沒有人知道那是集勇氣、智慧和想像力的一票。

有時候，生活也是一種飛翔。選舉也是。

而創作當然是。飛翔。

## 短篇小說

## 不存在的聲音

你已經在這城市邊陲繞了一個多小時了。

垃圾車都跑去哪死了？之前，你明明聽到「少女的祈禱」聲，才匆忙地從公寓頂樓（七樓）拎著垃圾往下衝，可怎麼才一轉眼垃圾車就不見了。你無奈地望著手裡的黑色大垃圾袋，你受不了把這麼大一包垃圾再提回家。於是，你開始在這城市裡漫無目的地遊盪起來。

我好像從沒倒過垃圾？你努力回想著。

沒錯。你從來沒倒、過、垃、圾。因為倒垃圾根本不是你該做的事，那是你爸的工作，只是，他不曉得去哪了，你已經好幾天沒見著他了。

你依稀還記得是阿扁當選總統那天晚上吧，他拎著一包未裝滿的垃圾就要出門。

爸，垃圾車還沒來。你說。

喔，我知道。但，他還是拎著垃圾出門了。

至於他去了哪裡？為什麼再沒有回來？你不知道。反正你們父子倆就是這樣，你永遠搞不清楚他在想什麼。反之亦然。

當然，這不能怪你們。你現在17歲，而你爸已經71歲了。小孩子和老人。誰懂誰。

你還記得小時候，老叫你爸，爺爺這件事吧。那時候，你媽會使眼色糾正你：是爸爸，不是爺爺。可是你爸卻一直傻笑，滿臉不在乎地說，沒關係，長大就懂了。

17歲。現在，你懂了吧？是爸爸，不是爺爺。

不，你更混淆了。你嘴裡喊他爸爸，但心裡卻直覺認定他是你爺爺，說不出是哪個環節出了錯，反正你就是這麼覺得。

至於你媽在你七歲的時候就死了。你還記得她臨死前，對你說的最後一句話——要好好照顧爸爸。

那時，你直覺她說反了，誰照顧誰？你才七歲（直到有那麼一天，你肯仔細端詳你父親那張斑駁的老臉，你才會驚覺——你媽說的對）。

他會的。你爸笑著答腔。

不知道為什麼你媽都快噶屁了，你爸還是一張尷尬不自然的笑臉。可是那之後，你就再也沒見過他笑了。在此之前，你爸是個話不多但還算有趣的老傢伙；但那之後，你爸變成一個沈默溫馴的老人。

1950年，全美離奇失蹤的人口約有五萬多人，原因不詳。有一種迄今未被證實的說法是這樣的：

美國舊「廢棄物防治法」規定：為貫徹垃圾不落地政策，故以流動垃圾車為垃圾集聚之工具，並以「少女的祈禱」樂音為號，任意棄置垃圾者，罰處拘役五年。1950年，「廢棄物防治法」重新修訂，垃圾車走進歷史。

新法施行之初，每至特定時刻，便隨處可見拎著垃圾出門，漫無目的地找尋垃圾車的人。學者指出這是一種制約行為：沒有垃圾車就無法倒垃圾。當時全美約有一成民眾得了所謂的「垃圾躁鬱症」——他們聽見不存在的「少女祈禱聲」。

你拎著垃圾在這城市邊陲尋找一種聲音？還是一種影像？又或者你早已經忘了，你只是拎著、走著，像牛頓的慣性定律：靜者恆靜，動者恆保持等速度運動。你只是等速度的運動著。

可是這樣的狀態總會因為外力的介入而改變。

你覺得有點口渴。前面就有一家便利商店，你把垃圾袋擺在店門口（門口至少擺了二十包和你同款式的黑色大垃圾袋），然後走了進去。你從冰箱裡取出一罐舒跑後，直接到櫃台前付帳，然後走到一旁的書報架上拿起一本翡翠美華還是獨漏新聞之類的八卦雜誌翻閱。你看完目錄，直接翻到你想看的那頁——「波神楊思敏爆

胎內幕大公開」。你的小老弟開始充血打氣，霎時，一陣暈眩襲來，你把手上的飲料罐子朝臉頰上敷貼，希望能降降火氣。突然，一個念頭閃了過去，你打算把這頁給撕回家打手槍。你用眼角餘光瞟了櫃台的工讀生一眼，你覺得他正在打量你。

罷了，你決定饒楊思敏一命，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逃。你利用視覺死角作掩護，用濡濕的食指直往楊思敏胸部摳搓，直至挖出兩個小洞，你才滿意地翻到下一頁。

翻過女明星的情色八卦、跳過政商名流的狗屁倒灶、你來到AV女星叫床分貝排行，第一名是飯島愛，你點點頭表同意。

下一頁，「信不信由你」專欄報導。本期主題：「離奇失蹤」統計排行...。無聊。

再下一頁。一個關於「倒垃圾」的故事——恐怖小說作家史蒂芬·金他老頭——唐納——的故事。史蒂芬·金是誰？他老頭又是誰？你不知道也沒興趣知道。喝完飲料，丟下雜誌，你走出便利商店，提起垃圾走人。你覺得垃圾好像變輕了，你以為是運動飲料的緣故。事實上，你錯了。你的垃圾袋還留在原處，你手上那包是店內工讀生剛打包好的。

無所謂，你還是個新手嘛。況且，垃圾不都一樣。

不過也許哪一天，你也可以學會像你爸一樣，在「少女的祈禱」樂音尚未傳來時，他便已察覺到，類似一種心電感應或心理時鐘之類的。然後，他推開門，從自己的房間走出來，寂寞地拎起垃圾袋，緩緩下樓。到了巷子口，沒有任何意外地，「少女的祈禱」響起，垃圾車緩緩駛來。

像一種長期穴居於地底或洞穴的動物，牠們對於光影輻射的變遷、聲音頻率的波動、死亡氣息瀰漫的預感……特別敏銳。牠們不會錯過任何牠們不想錯過的，因為牠們可以錯過的太少了。

「我出去倒個垃圾。」唐納說。

然後...唐納就從這個世界上徹底消失了。那是1950年，美國緬因州的波特蘭。史蒂芬·金當時3歲。

唐納——恐怖小說作家史蒂芬·金的父親。

依照好萊塢商業電影的邏輯推演，唐納「離奇失蹤」這件事可以合理解釋為：

唐納一出門，馬上被用槍架走。

「你他媽的，幹。把錢拿來，幹你他媽的祖宗十八代。拿出來，全部拿出來，不然你就完蛋了，你他媽的豬八戒。」槍後的人說。

「我…我…」唐納囁嚅。

緊接著，唐納被拖進暗巷。暗巷裡一陣霹哩啪啦人聲咒罵哀嚎後，走出一名高壯黑人，黑人點數手上鈔票，轉進另一條巷子。唐納低聲呻吟，傷痕累累地從暗巷裡爬出。唐納緩緩起身。此時，蒙面銀行搶匪扛著一袋鈔票快跑經過，兩人擦身。碰——鈔票漫天揚起。

你望著散落一地的垃圾怔愣。

一秒鐘之前，你被一個形色匆忙的陌生男子撞倒。「對不起」男子拋下這句話後，就隱入暗巷，你甚至還沒來得及看清楚對方的身形面貌。你只是望著散落一地的垃圾愣了三秒鐘，然後說了句，「幹」。

你左手捏著鼻子，右手穿戴著隨手撿來的空塑膠袋，把滿地的果皮紙屑一一塞回黑色大垃圾袋裡（你竟然沒發覺這些垃圾根本就不是你的），邊撿還邊咒罵。

在垃圾散落處不遠，你瞥見一包用透明膠帶緊緊纏住的牛皮紙袋。一定是剛才那個人掉的。你心想。你拿起牛皮紙袋，掂了掂重量，環顧四周，隨即綁好垃圾袋，棄置路旁，然後拿著牛皮紙袋匆匆離去。

在巷口轉角，你又撞上一個人。「對不起」，男子頭也不回地說。你從聲音辨識出是剛才撞倒你那名男子。你下意識地把夾在腋下，皮夾裡的牛皮紙袋夾得更緊，然後快跑回家。你有點緊張，但程度遠不及興奮。

只是，現在的你有點小小的麻煩——你好像迷路了。幹，倒個垃圾也會迷路。你不知道為什麼倒個垃圾會跑到這麼遠的地方。你折騰了好一會兒，終於回到家。其實也還好，你只是出去倒個垃圾，不小心錯過垃圾車，然後你在附近繞了一個多小時，越過四條街（廈門街、牯嶺街、同安街、金門街），再然後你被一個人撞倒，後來你撿到一個牛皮紙袋，再後來你發現裡面竟然是一把槍。

一回到家，你立刻撥了通電話給你最要好的哥們——宋傑。

「哇拷，一把槍耶！沒騙你，我倒垃圾時撿到的，你要不要來看一看。」



「你是唸書唸到頭殼壞去是不是？」

「真的啦，我騙你幹嘛。」

「好好好，真的就真的。那你好好玩吧，別去搶銀行就行了。」宋傑掛上電話。

你拿起手槍小心把玩。你剛才看過了，這裡面有八發子彈。你閉起一隻眼睛，把準星瞄準牆上「蔣公遺照」，砰——你說；「經國先生遺照」，砰——你說；「林美好遺照」——

你迅速收槍，並朝槍口呼了口氣，像吹散子彈擊發時冒出的硝煙那樣。

你還記得你生平擁有的第一把槍，那時候你大約五歲還是六歲。

有一次，你正在客廳裡把玩你媽買給你的玩具槍，你爸一進門看見你手上的槍，先是一震隨即嘻著一張鬼臉，抱起你坐在他的大腿上，說：當你一旦選擇了槍，就再也回不來了，你只能一輩子躲在槍後面。也許，你覺得有一把槍很安全，其實你錯了。只要你一拿起槍，全世界的槍就會像海底四散的鯊魚聞到血腥味似的，統統轉向朝你而來…。

你根本不曉得你爸在說些什麼，即使到了現在你也未必懂。你只記得那時你爸張著嘴，眼神落在牆上的「蔣公遺照」上，好久、好久。

你再次把槍口對準「蔣公遺照」，並用右手食指輕觸板機。可你卻不自主地跳過中間的「經國先生遺照」，偷瞄一旁的「林美好遺照」。你覺得「林美好」正在對你使眼色：不可以喔，不能亂來喲。這兩個人是爸爸最敬重的人…。

你一個閃神，便把「林美好」錯看成「李登輝」。學校教室裡，緊接在「蔣公遺照」和「經國先生遺照」之後的是「李登輝先生玉照」，怎麼到了你家卻變成「林美好遺照」？

在你的記憶裡，「林美好」這三個字就如同「高建國」一樣，早已經模糊難辨了。

小時候，你老以為你爸叫「高建國」，因為你爸的右手臂上就刺著這三個字。你媽告訴過你好幾遍，那是你爺爺的名字。

你媽說過，當年你爸決定要從軍的時候，他爸爸，也就是你爺爺，對著就要離家的兒子卻說不出半句話。於是，他託人找來一隻筆，歪歪斜斜地在你爸手心上寫

下三個字。後來，你爸隨著軍隊來到台灣，就找人把這三個字刺在手臂上。

這三個字就是「高建國」。你爺爺唯一認得的三個字——你爺爺自己的名字。

關於史蒂芬·金的父親——唐納——「離奇失蹤」這件事，眾說紛紛。但自1980年開始，有一種陰謀論的說法甚囂塵上：

其實，唐納就躲在自家的地下室裡。

也許，他還這樣天天叨唸著：「兒子ㄟ，我這招高吧！」「童年，父親離奇失蹤」，這根本就是一個恐怖大師身上該有的胎記。再過個兩三年，連你媽也搬到地下室住，再搞個「母親被太陽蒸發」之類的，相信你完全可以一路紅到底。兒子ㄟ，天下父母心喔——」

你輕敲你爸房間的門。爸——爸——。你在想他會不會已經回來了。

推開和式木板門，強光湧入，影廓就位，痲子粉氣味襲來，瞳孔放大。你看見榻榻米、檀木小桌子、小電視、收音機、摺疊整齊的棉被…。你爸是個整齊清潔簡單樸素，不惹人厭的老人。

沒人，還好。你又抽出槍，四處搜尋可供狙擊的獵物。

牆角有隻蟑螂鬼鬼崇崇，你拔出槍瞄準牠，砰——你說。蟑螂像被點了穴道一樣，暫停了一秒鐘，但隨即又搖頭晃腦、搓手揉腳、拉扯觸鬚，什麼都沒發生的反應。你的槍仍瞄準蟑螂，左手卻順勢拾起桌上一疊「國民黨」競選海報砸過去，中——。蟑螂被擊中，海報四處紛飛。

你放下手槍趨前探看，蟑螂好像變成殘廢還是怎麼著，總之行動變得很遲緩。你用大拇指和食指捻起蟑螂觸鬚，把牠丟進馬桶，蟑螂這時反倒靈活起來。你本來已經準備好要痛下殺手了，但你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你把原本已經按在馬桶沖水閘上的手給抽了回來。

你到客廳拿槍，再返回廁所。你關上廁身的門、窗，你想試試看這把槍的威力。

你雙手擎握住槍，對準馬桶裡的蟑螂，心中默數1、2、砰——

你射中馬桶的水箱，水開始漏了出來。

媽的，怎麼這麼大聲。你被槍聲嚇了一大跳，槍聲遠比你預期的大。足足有一分鐘，你幾乎聽不見任何聲音，但奇怪的是，你反而聽見自己的心跳聲。

大概是被你的槍聲嚇著了，五樓樓梯間博美嗥叫聲不斷。你把槍放回牛皮紙袋，夾在舊報紙之中。你不安地四處張望，你怕鄰居聽到槍聲來敲你的門。

「幹，吵啥騷啦。誰家的爛狗？」、「嘍吵啦，死狗。」、「幹你娘，在樓梯間養什麼狗。」...

你分不清是來自樓上還是樓下的咒罵聲。幾分鐘後，狗的嗥叫聲和人的咒罵聲相繼停歇，你才稍稍感到安心。你又撥了通電話給宋傑。

「喂，宋傑喔，告訴你喔，我剛才用手槍殺死一隻蟑螂喔。」

「喔，然後呢？」宋傑睡眼惺忪趴在書桌上聽電話。

「然後就很爽啊。你要不要來玩。」

「打手槍啊？我剛才已經玩過了。而且已經殺死飯島愛和小澤圓了。你自己玩吧，別玩太晚。」宋傑又把電話給掛斷。

幹，他一定不相信我真有一把槍。我拿去給他看。你抽出舊報紙裡的牛皮紙袋，就要出門。

臨出門前，你瞥了牆角被水濡濕的競選海報一眼——因為皺褶，鼓脹著腮幫子的總統候選人，上揚的嘴角開始下垂；另一位嘴角咧至耳際的副總統候選人，微笑的眉角也緊皺了起來。

但是牆上的蔣公、經國先生、林美好女士還是一臉微笑、微笑、微笑。

讓我們追溯既往，1950年除了「廢棄物防治法」的修訂曾造成短暫的社會脫序現象之外，當時的美國社會還發生了什麼重大事件？

——1950年，正值美蘇冷戰，政治敏感時期。美國參議員麥卡錫聲稱他擁有滲入國務院的共產黨員名單，並以維護國家安全為藉口，赤裸裸地展開討伐異端的行動。其支持者在各地紛紛建立組織以推行這項運動，且為達目的，不惜株連親朋、強迫進行忠誠宣誓、開列黑名單、作偽證等…在各領域展開大規模的清算，史稱麥卡錫主義下的「赤色恐怖」。許多著名的自由派人士因此成了這次迫害運動下的犧牲品。



至於唐納呢？他是「赤色恐怖」下的受迫害者？還是，他根本就是共產黨員？

在五樓樓梯間，你看見剛才嗥叫的博美。你對牠齜牙咧嘴，博美嚇得不住後退，你才滿意的下樓。你才一離開博美的視線，博美又嗥叫了起來。你再上樓，博美看你上樓便又噤聲不語。你朝牠詭異一笑，便又下樓。你停在樓梯轉角處，果然博美又叫了起來。你又上樓，博美又住嘴。你假意離開、逼近、離開、逼近。你用手比了個槍形瞄準博美，砰——你說。博美驚懼低狺，你這才滿意地走了。再下樓時，博美就沒再叫了。

直至出了公寓大門，你摸摸胸口的牛皮紙袋，你又蹺回五樓。你把整個狗籠子連同博美偷了出來。博美瞪大眼噤聲。

你把狗籠子給擺進機車底座，但隨即發現狗籠子太大擺不進去。不得已，你只好把狗籠一側擺進機車底座，另一側用右腳使力托住，然後歪歪斜斜地騎上中正橋往永和河濱公園而去。

河濱公園裡空蕩蕩的，正是你練槍的好時機。你停好機車，把狗籠放下，然後你打手機給宋傑。

「喂，宋傑。我現在要處決一隻狗喔。你要不要來觀摩觀摩。」

「ㄟ，你太閒是不是？明天要模擬考你知不知道？」

「是真的狗耶。你不想看嗎？」

「不想看、不想看。」宋傑又把電話掛斷。

幹，什麼模擬考嘛。等我處理完這條狗，再提狗頭去見你。你拎著狗籠走到操場中間，你放下狗籠，轉身往前走，邊走邊數數——10、9、8…3、2、1。你猛一轉身，抽出腰間的槍瞄準狗籠裡的博美。你歪斜著頭想了一會兒，又走向操場中央，你把博美放了出來。嘿、去、去、走…你又哄又踹，你想玩個「不定向飛靶」的遊戲。但博美只是乾瞪著你，在你身旁繞圈無意離去。你拾起地上的石頭砸向博美，博美才低狺離去。

很好。你閉上左眼，用準星瞄準博美。你推了推眼鏡，換閉上右眼，重新瞄準。砰——，沒中。博美被槍聲嚇著，發出一聲像狼的長嗥，瞬間消失了蹤影。

媽的，溜得真快。你四處察看附近有無野狗野貓之類的。奇怪，平常不是到處

都是嗎？怎麼今天沒見著半隻。你無趣地收回手槍，騎著機車往宋傑家去。

史蒂芬·金習慣在夜裡，來到父親的房裡，呆坐在床沿，望著書桌上和自己一模一樣（甚至比自己年輕許多）的父親照片發愣；偶爾他也會打開向陽的窗讓月光照進來；或者打開舊唱機讓音樂流瀉出來，那是唐納最愛的樂聲——「少女的祈禱」。

不過大部份的時候，史蒂芬·金只是靜靜地躺在父親的床上，用食指憑空就著天花板上歪歪斜斜的幾個大字——一、切、都、是、陰、謀——一遍又一遍不停地比劃描摹。

你現在正停在重慶南路和愛國西路交會口處等紅燈。你的左手邊不遠處有個便衣在站哨，這附近不知道是什麼重要軍事要地，你常常可以看到幾個老面孔便衣二十四小時在這附近站哨。你還曾見過他們背建中、附中的書包偽裝成高中生站哨。你在想他們為什麼不乾脆穿北一女或護士的制服站哨好了。

便衣的腰背間鼓鼓的，你猜那是一把槍。

「一切都是陰謀——」

你彷彿聽見什麼細小瑣碎的聲音從你背後傳來。

「他媽的，我們被騙了一輩子——」

當你正想回頭探察聲音的來源時，你察覺到前面路口有荷槍實彈的警察臨檢。你下意识摸摸胸口的槍，馬上把機車車頭一旋，準備掉頭走人。待你連同機車迴過身時，你身後的計程車早你一步也正在逆向迴轉，大概也在迴避警察的臨檢吧。

你開始逆向往回走。差不多有十秒鐘那麼久，計程車剛好與你並列同行，往同一個方向駛離警察臨檢的路口。「我們都被騙了，這是一個詭計…」計程車裡傳來不知道是那個地下電台的call in節目，滿滿的都是些「陰謀、詭計、我們都被騙了」之類沮喪懊惱憤慨的對話。你覺得聲音很耳熟，好像在哪聽過。

你好奇地用眼角餘光瞥了計程車一眼，你看見計程車司機背後抵著一把槍，車後座有三名中年男子，中間那個被用膠帶纏住嘴。你假裝沒看見催緊油門加速離去，但你還是不由自主地盯著機車後照鏡瞧。你看見計程車後座靠窗拿槍滿臉毒瘡

的男子，把槍從司機身後挪開，伸出窗外指向你的背。砰——。你從後照鏡「看」見他說。你微微一震，便再加緊油門。

路上，在你稍早倒垃圾附近。你看見掉槍的傢伙在一家超商前鬼鬼崇崇，你突然有想跟上前去，看這傢伙到底想幹什麼的欲望？掉槍的傢伙像做了一個什麼重大決定似的，深吸了一口氣，便悶頭走進便利商店。你跟了進去。

1點多，超商裡只有一名值大夜班店員。

掉槍的傢伙在貨物架東摸西瞧，你直覺這傢伙一定有問題，搞不好就是要搶超商，你假意在一旁翻閱雜誌。店員則目不轉睛的盯著小電視瞧。這個店員怕有70多歲了吧，你第一次看到這麼老的店員。

電視新聞裡，一大群人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抗議。抗議群眾中有人朝馬英九丟了一顆雞蛋，隨即引起抗議群眾的憤怒不滿，紛紛追著丟雞蛋的人打。

打死他，什麼東西嘛，這還算是個法治的社會嗎？老店員用一口純正的山東腔憤慨地說。

你回頭瞅了他一眼，他的腔調跟你爸的一模一樣。

電視裡抗議的群眾，正在追打丟雞蛋的人。你赫然發現你的國文老師就在其中，他拿著小國旗猛往抱頭鼠竄的人背後抽。你差點就笑了出來。

但是，如果你知道正在被追打的人是誰，你大概就笑不出來了——那是你爸。

掉槍的傢伙買了一把水果刀，付完錢就離開。你覺得有點無趣，你順手抽了一本雜誌付了錢離開。

你遠遠地跟在掉槍的傢伙後面，不久，那傢伙又歪了回來，你避開他。他又走回剛才那家超商，他深呼吸一下，又走進超商。這次，你在超商外遠遠地觀看。

那傢伙在賣場繞了一圈之後，回到櫃台，突然抽出剛才買的水果刀，說，把收銀機裡的錢統統拿出來。

老店員聽話順從地打開收銀機，手深入收銀機內裡。突然，他抽出一把槍。

「他奶奶的，我就知道你有問題，拿水果刀就想搶劫，門都沒有，把刀放下。放下，聽到沒有。」

掉槍的傢伙嚇得把水果刀一丟就往門外衝，可是自動門卻打不開。搶匪猛朝電眼揮手，自動門就是不開。

「沒用的，我已經把電源關掉了。警察馬上就來了，搶到我算你倒楣。哈哈，我可是黃埔軍校畢業的。」

看著超商搶匪沮喪的面容，你低頭瞥了被皮夾克遮住，腰間鼓起的槍，你突然覺得有點對不起他。

怎麼每個人都有槍，你突然覺得有一把槍好像也沒什麼。你覺得無趣想回家。

一回到家，原本蹲坐在門口的博美立即迎向前來。你瞅了博美一眼，打開鐵門，博美欲跟進門，你一腳把牠踹出門外。博美一聲哀嚎。

上了七樓，打開鋁門。拷，作水災啊？客廳地板大半都泡了水。你咒罵幾句，不耐地關上廁所的門，打了幾個呵欠，現在的你只想睡個覺。

睡覺？好歹你也關心一下你爸回來了沒。

對於你爸「失蹤」這件事，你究竟是如何看待的？還是你根本就不覺得這算失蹤。只能算是一隻長期蟄伏在海底黑暗洞穴，被世界遺忘了的活化石怪魚，有一天，突然被命運的網強拉上岸去面對牠逃避了幾千幾百萬年的曝曬日光；又或者你還以為他自己跑去玩沒帶你去，你還因此嗟嘆怨懣他沒有作為一個父親該有的樣子。

算了，還是那句老話，不能怪你。你現在17歲，而你爸爸已經71歲了。小孩子和老人。唉。

你大概永遠也無法想像，你爸因為這次總統大選又重新活了起來。之前，在這個沒有一點生殖氣息的老人身上，每天重複的是寂寥的等待——等待死亡。

一切都是因為選舉。

他又有了一批具相同革命情感的同志，一群實力相當可資共同仇恨的敵人，一個可以效忠追隨的領袖，他彷彿又回到那個最艱困但卻是最有信仰的年代。像離群的孤鳥又重新回到飛往北國的航線。

可是這次，他們又戰敗。如同年輕時，最後的那一場戰役一樣。

「童年，父親離奇失蹤」對史蒂芬·金這一生到底造成了什麼影響？恐怕連史蒂芬·金自己也搞不清楚。

在「惡夢工廠」——史蒂芬·金的短篇小說集——自序裡提到：…我相信我們



周遭有一個看不見的世界；我相信一把營釘可以把人的影子釘住；我相信世界上真有聖誕老人，聖誕節那些穿著紅衣服在街上出現的胖子全是他的助手……這是個你相信便存在的世界。

你相信這種說法嗎？小說是虛構的，連自序也是虛構的，只有唐納失蹤這件事是真的。

史蒂芬·金已經開始混淆了，他已經掉進自己構築的夢境之中。

現在，你有八發子彈。蔣中正，砰——；蔣經國，砰——掉槍的傢伙，砰——；便利商店被搶的老店員，砰——；被膠帶纏住嘴的中年男子，砰——；站哨便衣，砰——；滿臉毒瘡的歹徒，砰——。

砰——砰——砰——砰——砰——砰——砰——

你像電影裡的西部牛仔，吹熄硝煙，旋槍，迴身，收槍，槍入腰袋。

還有一發，到底要射誰？蟑螂無聊博美浪費宋傑神經病砰砰砰碰碰轟轟轟隆隆隆隆……你頭疼欲裂。

啊——蔣中正；啣——蔣經國；嗯——掉槍的傢伙；喔——便利商店被搶的老店員；呃——被膠帶纏住嘴的中年男子；唉——站哨便衣；呸——滿臉毒瘡的歹徒。

後頭傳來一連串啊——啣——嗯——喔——呃——唉——呸——的聲響，剛才被你射殺倒地的人都活了過來。現在他們手上都有一把槍，七把槍，槍口全朝向你。

你只有一把槍一發子彈，以一敵七，你完了。

……只要你一拿起槍，全世界的槍就會像海底四散的鯊魚聞到血腥味似的，統統轉向朝你而來……早叫你不要拿槍的。你爸咧著嘴笑。

砰——砰——砰——噹——砰——噹——砰——噹——噹——噹——

睡夢中，你聽見槍聲以外的聲響，是「少女的祈禱」。

你直覺反射地從床上彈起，戴上眼鏡，拿出手槍，逕往樓下跑。乍醒恍惚之際，你竟沒察覺到客廳已積滿了水，而且已經開始從你們這戶漫淹出去。

不知道是不是夢裡的槍戰太過激烈，還是怎麼著，在這棟老房子裡懸掛了幾十



年的「蔣公遺像」竟然掉了下來。隨著水流，蔣公現在正卡在鋁門縫旁；而幾十個皺眉斜眼歪嘴的候選人則在水面上晃啊晃地；水面上還浮晃著一隻蟑螂，它還在搓揉拉扯身上的觸鬚毛腳。

途經五樓時，你直覺這裡好像少了什麼東西，你沒有多想，直衝下樓。打開公寓大樓鐵門，你沒注意到門口的博美，你一腳踩在熟睡的博美身上，牠直覺反射地咬了你小腿一口，你痛得尖叫哀號。博美乘機溜上樓。

「少女的祈禱」聲遠了。你一跛一跛地追向前去，垃圾車跑得還真快，你轉過街角，看見垃圾車，才意識到自己手裡只有一把手槍，根本就沒有垃圾。你氣餒地停下腳步，將手槍擺進衣服內，絕望地望著垃圾車離去。

現在幾點了？怎麼還有垃圾車？你轉身就要回家，突然你在路旁看見一大袋黑色垃圾袋，像你稍早從家裡提出來，棄置在路旁那包，你沒怎麼思考，提起垃圾逕往垃圾車跑去。

什麼東西啊？這麼重。你吃力地小碎步向前，在距垃圾車一步之遙時，你沒注意到前方的一個窟窿。一個踉蹌，蹺蹺板原理，你被等同你體重的垃圾拋出去，掉進垃圾車。

黑色垃圾袋掉落在地上，露出一顆人頭。

垃圾車不停地往前駛去，你坐在其上，怔愣地望著漸漸遠離，把你拋進垃圾車的屍體——先前坐在計程車後座中間，嘴巴被用膠帶纏住的中年男子。你癱坐在垃圾堆裡，眼睛瞪得斗大，全身寒毛直豎。

這時，垃圾車正緩緩地駛近剛才那家被搶的便利超商。你遠遠地便望見稍早計程車裡拿槍指著你的滿臉毒瘡男子，現在正拿著槍抵著便利超商老店員。你直覺低頭以避開滿臉毒瘡男子的目光，你覺得他的槍口又對準了你。而超商電視裡的抗議仍在持續著。

唐納徹底消失了。

或許，我們可以把場景拉到「紐約」——美國偵探作家協會票選「最佳謀殺城市」第一名。

又或許，我們可以把場景再拉回第一幕：「我出去倒個垃圾。」唐納說。

然後，天災人禍神祇鬼怪甚至自由意志，總之導得「唐納失蹤」。

你可以任意扭曲過程，但你無法私自竄改結局，結局已經被框在歷史課本上。

可是終究，唐納消失了。史蒂芬·金變成一個擁有「童年，父親離奇失蹤」美譽的恐怖小說作家。

清晨四點多，路上開始有早起的老人出來運動。

槍呢？我的槍呢？你在垃圾堆裡翻弄，找你掉的槍。

早起運動的歐巴桑捏著鼻子好奇地瞅了你一眼，喃喃地對著成堆已經開始發臭的垃圾抱怨，「總統選舉一煞，阿扁啊當選，阿共啊嘍打過來，顛倒是垃圾車攏嘍嘍去。」

槍丟了。

回到家，水已經退了，你爸正站在椅子上，拿著槌子把「蔣公遺像」給釘回去。

「爸，你回來啦。」

匡鄉——

你爸回頭，一個散神，一槌釘在「蔣公遺像」上，玻璃碎片紛飛。

你急忙向前把你爸給扶下來，你第一次和你爸靠得這麼近。

「爸，有沒有怎麼樣？」

「還好，沒事。」你爸望著玻璃碎片愣了一下，嘆了口氣，然後淡淡地說：「再買個新的好了，反正也舊了。」

你爸進房拿了畚箕、掃帚。

「對了，你吃飯了沒？」你爸拿起掃帚，挽起袖子，露出大半個胳膊。「好久沒看到垃圾車了。」你爸自顧自地說。

你爸右手臂上「高建軍」三個字，隨著打掃的節奏，在你面前晃盪。

這時，你突然想起昨天晚上，聽到的憤怒聲音——他媽的，我們被騙了一輩子，這是一個詭計……

那是你爸的聲音。

# 短篇小說



陳崇平

1953年10月1日 生於

廣東省潮州市潮陽區

廣東省潮陽區人

廣東省潮陽區人

廣東省潮陽區人

廣東省潮陽區人

廣東省潮陽區人

「我出去倒個垃圾。」唐納說。

然後…唐納就從這個世界上徹底消失了。

我們開始懷疑這一切是否只是史蒂芬·金自己幻想出來的。

這是個根本不存在的聲音。

短篇小說《佳作》許榮哲  
《不存在的聲音》

【短篇小說】